

□散 文

记一位在歌声中走向革命的老八路

姚建文

伯父姚铁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七个年头了。近年来，一直想为他老人家写点文字的想法越来越强烈了。

伯父原名姚成立，1918年3月出生 于安徽桐城。1934年因家境贫寒从桐城中学辍学，先后到上海、汉口的工厂当学徒工人，1938年3月受八路军积极抗日的影 响，抱着对革命圣地——延安的向往，毅然从汉口奔赴陕北参加革命。1939年6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到中央党校学习，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知识。1940年担任中央党校俱乐部主任并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1945年抗战胜利后，伯父受命组建冀东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尖兵剧社），1946年8月，他带领文工团参加土改工作，并担任鲁迅艺术学校教育 长。解放后，伯父任二十兵团政治部青年科科长、天津警备区政治部青年科、文化科科长。1952年5月任中央军委直属政治部青年处副处长、处长，总参政治部组织处、青年处副处长、处长。1963年5月以后，任内蒙古军区（大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部长、政治部副主任，期间参加了“支左”工作，担任内蒙古报社主任，自治区文教办党组书记、主任。1979年调回北京，任基建工程兵政治部文化部部长，中共基建工程兵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军职专职委员。1983年11月，经中央军委批准离休，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

在歌声中走向革命

1934年伯父因家贫辍学，离开安徽桐城老家到上海招商机器厂当学徒工，1936年随厂搬到汉口，1937年底参加了汉口业余歌咏团，这个歌咏团是地下党组织的，到歌咏团教唱歌的都是一些有名望的大音乐家，有冼星海、张曙、刘雪庵、盛家伦等。当时，郭沫若是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三厅厅长，冼星海、张曙是第三厅音乐科正、副科长，张曙是地下党员，他是业余歌咏团里的主要教歌者，一般的演出是他指挥。伯父天生一副好嗓子，冼星海、张曙两位大师对伯父也是悉心指导，伯父成为歌咏团的骨

干，并参加了由著名导演金山拍摄的《最后一滴血》，田方、王莹是男女主角，女主角王莹是导演金山的妻子，后来金山与王莹离婚，同周总理的干女儿孙维世结婚了。男主角田方后来也到了延安，与著名演员于兰结婚了。由伯父主唱电影插曲《江南三月》，可惜因为战乱电影最后未能拍摄完成。在日本侵略者大举侵略中国，山河破碎、国难当头的危亡时刻，伯父就是唱着这些救国救亡的革命歌曲，激发起强烈的爱国热情，走向了革命的道路。

延安中央党校俱乐部主任

伯父是1938年3月到达延安的。伯父曾跟我讲过，当年他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出发，走了七天七夜到达延安，一路艰辛可想而知。到延安后，先后在抗大预科二大队和工人学校学习，期间参加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和延安整风运动。特别是1940年后担任延安中央党校俱乐部主任后，伯父以其扎实的工作作风、敬业的工作态度，在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彭真、教育长黄火青的直接领导下，把延安中央党校的文化生活组织的丰富多彩，凡是在那里学习和工作过的同志，无不津津乐道。在1944年陕甘宁边区文代会上，延安中央党校俱乐部被授予“文化模范”称号。伯父在《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一书中有一篇回忆文章“延安中央党校的文化生活”，详细回忆了延安中央党校的体育活动、文娱活动。党校的运动场地，是学员们自己设计、自己动手建成的。中央党校有各种球队，篮球队、足球队和排球队，总队长是孙志远（七军首任政委），队员都是那些身经百战的将军们，有廖汉生、聂鹤亭、曹里怀等，党校的球队经常和外单位比赛，还参加了1942年延安“九一”运动大会。当时，延安的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但精神生活却是积极的、昂扬的、向上的、活跃的。

中央党校文艺方面人才济济，不仅自己编演秧歌剧，如《兄妹开荒》《拥军花鼓》等节目，还能排演苏联话剧（俄罗斯人）《前线》，特别是1943年下半年，由杨绍萱、齐燕铭编导的平剧（即京剧）

《逼上梁山》，它生动地、深刻地揭示了“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这个主题，1944年1月9日晚，毛主席看后，非常高兴，连夜给杨绍萱、齐燕铭写信，祝贺他们演出成功，称赞为“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伯父回忆，中央领导同志来中央党校看戏的很多，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林伯渠、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曾来过党校看戏，“七大”开会期间更为集中。

《国际歌》是每个共产党员都会唱的，但党校学员来自四面八方，学员们唱的译词不十分准确，唱法也不完全一致。1942年经肖三和鲁艺的音乐工作者共同努力，把歌词译得更准确了，词和曲调的配合更合理了。根据彭真同志的要求，党校的学员、工作人员都要会唱新改过的《国际歌》，于是用了两个课外活动时间，集中全校学员、工作人员在大礼堂集中学唱，由伯父一句句教唱，彭真同志作了动员，他说：党校的学员来自全国，在党校把《国际歌》唱统一了，将来再回到全国各地，在全国也就唱统一了，要求大家认真学唱，唱准确、唱好。一时间，雄壮的《国际歌》声，飘扬在宝塔山下、延河水畔。

受命组建冀东军区文工团（尖兵剧社）

伯父回忆，他是1945年12月离开延安，奔赴冀东的。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日本鬼子即将投降的前夕，冀热辽军区尖兵剧社遭受了灭顶之灾。1945年7月1日，冀热辽军区副参谋长才山、尖兵剧社社长黄天率副社赴军区所在地玉田演出途中，于7月4日在遵化杨家峪村遭遇日伪军包围，才山副参谋长、黄天社长等30多人壮烈牺牲。这是一支功勋卓著的英雄剧社，日本鬼子称之为“一个文化八路顶得上一个连的作用”，因为它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筑起了反抗日本侵略的钢铁长城。伯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临危受命来到了冀东，足见组织对伯父的器重和希望。重组文工团需要人才，伯父向组织建议请来了李劫夫，这是一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劫夫创作的《我

们走在大路上》，入选中宣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调来了后来蜚声文坛的“三剑客”黄河、刘大为和管桦，黄河在新中国成立后任空军政治部文化部部长，作曲家、书法家；刘大为在新中国成立后任空军文化部首任文艺科科长，《解放军报》记者、总政文工团编导，作品《南进路上》曾被选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学语文教材，作品结集《刘大为文集》4卷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管桦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文联主席，著有长篇小说《将军河》，其中篇小说《小英雄雨来》更是家喻户晓。正是聚集这样一批才华横溢的文化八路，任冀东军区文工团团长的伯父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在此期间，为了培养部队文艺宣传干部，伯父在军区政治部主任李中权的直接领导下创办了冀东鲁迅艺术学校。1946年，伯父和李劫夫分别带了两个队在昌黎、乐亭、滦县搞土改，结束时就招收了一批初、高中青年学生入伍入学，共160多人，校址就在遵化的马兰峪，伯父任教育长，负责学校全面工作。这批鲁艺学员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遍布全国各地，培养了不少好干部，大都是师、团职干部，数名少将，特别是还出了一个十四届中央委员、济南军区政委曹生上将。1945年到1949年，伯父一直担任冀东军区文工团主要领导，期间多次组织文工团到部队宣传慰问，在冀东昌黎、唐山开平镇等地慰问演出时曾被敌围困，在伯父的指挥下均成功脱险。1947年7月，伯父光荣地出席了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到会讲话，选举郭沫若为第一届文联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

革命战争年代，伯父虽然没有在 frontline 刀马、冲锋陷阵、杀敌立功，但他以文艺战士特有的方式宣传政策、组织群众、打击敌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在总政治部审定的伯父生平中写到：姚铁同志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经受了各种考验，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为部队的政治建设和发展奉献了一生。

□组 诗

我的村庄我的父亲

宇 滴

村庄速写

悬挂在竹笛的音符
穿越尘封许久的故事
在老屋的墙壁上
忘记了最初流淌的旋律

很久没有使用的老井
竖起记忆的耳朵
在长满青苔的台阶
聆听不到最初的渴望

小河里栖息的老牛
摇头晃脑甩去一身的疲劳
偶尔泛起的浪花
惊走草丛中的水鸟和蛙声

戒烟的父亲
不时拿起旱烟枪擦拭
擦拭的是光亮生活
也是酸甜苦辣的回忆

收割后的父亲

麦子收割后
第二天就开始下雨
父亲坐在屋檐下
对母亲说今年收成好收割也及时

眺望不远处麦地
仿佛一种呼唤

□诗 歌

夏天的思绪(外二首)

熊 轲

窗台前风铃悠悠，案几上墨迹未干
荷塘里清香萦绕，醉了游鱼
老树上知了传来阵阵歌声，满足生机

孩童在柳树下荡秋千，传递喜悦
享受悠闲，似醉非醉中唱几句歌谣
感受夏天，思绪中充满希望
最美的年华热切挥洒汗水

时光夏梦

山水被绿意覆盖，睁开双眸远眺
赋咏万千风物，心跳渐渐澎湃
要歌颂灿烂的阳光，要酬唱南风
青窗下，光影间，记忆朦胧斑驳

□随 笔

山乡茶事

秋 石

茶之与人生，自古以来，似乎蕴含着太多的甘怡与禅机，忘不了的是陆羽与《茶经》，是中国悠久的茶文化。然而，饮茶多年，我并未参悟出其中的子丑寅卯来，倒是从采茶、制茶、饮茶的过程中，找到一些自我玩味的茶趣，诉于纸上。

今年回乡，闲于无事，猛然想起南山的茶园，那是一片起伏的山冈。已是春和景明，万物萌发，到处散发着草木的香气，这块山顶茶园，满目葱茏，看不出一览无余的景象，都是老故事的树。我喜欢站在树旁，看它们的主干和枝，看它们的枝和叶，也看与它相邻的那些树。有时，也会想，是哪一年的哪一阵风，吹断了它北面的一根枝条呢，这样的问题，总是很多，但老树不言，轻风不语，我只能独自猜测，多数是没有答案的，可我依然喜欢问这样问题，问那些树，也问自己。有时，我也会张开双臂去抱一棵树，想更近地去感受那棵树，就像小时候，我喜欢抱我家门前的那棵泡桐树一样。父亲对我说，等你长大了，这棵泡桐树就长大了，到时候给你娶媳妇打家具用。于是，我就经常去抱那棵泡桐树，盼着树快些长大，也盼着自己快些长大。

木心在《木心遗稿》中说，“花是我情人，树是我知己。”不知道树是不是我的知己，只知道自己喜欢跟树在一起，因为那些树，让我感受到一些有趣的东西。

父亲转身离去又回来
对母亲说下一茬种黄豆

雨渐渐沥沥下不停
破碎抑或小的黄豆被捡了出来
在老屋的墙壁上
对母亲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天渐渐暗了下来
屋后羊圈传来羊的叫声
父亲迈着蹒跚的脚步
对母亲说你腿不好明年不要养羊

父亲的短信

踏上回归的里程
结束了一个月的探亲
路上打开手机看到父亲的短信
你走后，我和你妈晚饭都没有吃

回到家未能及时回复
就开始忙碌手头上的事情
晚上躺在床上看到父亲的短信
到家了吧，别忘了给我回个电话

拿起电话准备拨过去
一看时间已是深夜
反复看二年级水平父亲的短信
回短信，我们到家一切安好
第二天上班路上
再次拿起手机
又在手机里看到父亲的短信
到了就好，你时间紧不打扰

夏日诗韵

小桥幽幽，流水潺潺，炊烟袅袅
斑驳树影中传来万籁的旋律
留下一片简淡，抚慰疲倦的心灵
蝶舞小亭，旅人对酒倾情自然
醒醉间，凝望远方朦胧的轻鸿
满怀感动，留下三五行诗韵
侧耳倾听风吟，细品浅淡时光
吟诵复语，期望远方熟悉的影子



普者黑的晨曦

杨正摄

□散 文

我喜欢跟树在一起

章铜胜

“我喜欢跟树在一起”，是《木心遗稿》中的句子，一读到这个句子，就莫名的喜欢，不知道为什么。《木心遗稿》里的文字，几乎不成篇章，都是一些断句残章。可是，在我读来，却是饶有趣味的，比读一些不知所云的文章要有趣得多。木心的文字，有时即便是只言片语，也能引起读者的一些联想，或是通感，这大概是我喜欢他的文字的原因吧。

我也喜欢跟树在一起。曾经遇见过的一些树，给了我某些美好的感触和体验，它们一直都在陪伴着我，让我时时想起。龙潭肖村的村前，有一条小溪。溪水从山间流来，终年清澈如许。每次去龙潭肖村，在进村前，我都要站在溪边，或是站在横跨小溪的石桥之上，看看溪水，听听溪声，如一种仪式般。在小溪的岸边，有几棵很老的青檀树。与其说是老青檀树，不如说是老青檀树桩。青檀树的树皮，是制作宣纸的重要原料，青檀树长出来，还没长成呢，就被村民们砍了，剥取树皮，就放在溪边有大蒸锅里蒸煮。如此年年岁

岁，留下了溪边那些老青檀树桩。老青檀树似乎能理解村民们生活的不易，树桩上却依然年年都抽出新的树枝，笔直纤细。

有一年夏天大旱，我去皖南的齐云山，山上草木虽仍然青绿，却略显疲态，没有雨水滋润过的那样精神。走到半山腰时，抬头望，见到不远处有一棵大树，青绿可观，便朝着那儿走去。到了近前一看，原来是一棵青檀树，树干一人都合围不过来。那棵青檀树所在的位置，是一处相对平坦的地方，山上难得有这样一方平坦之处。那棵青檀树，大概因根深，才会如此叶茂吧，大旱的天，好像对它的影响并不大。我时常会想起这两种青檀树，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情境下，想起遇见它们时的景况。有时也会同时想起它们，想起自己和青檀树一起的时光，是轻松的，偶尔也会若有所思。

凤凰山下，有一条小溪，溪边有一些石埠，村民们就在石埠上洗衣、洗菜。我散步时常从溪边经过。在小溪的

一个转弯处，有一个多块条石筑成的石埠，在石埠旁边石砌的驳岸上，有一棵半倾向溪上的杏树。春天，树上的杏花开了，浅粉色的花，并不十分惹人注目，可我还是注意到它了。每次经过时，总会站在离杏树不同距离的地方，或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不知道自己是否也看出了那一棵杏树的几分画意、诗意，或是古意。端午近了，才发现，那棵杏树上又结了许多杏子。它们从最初的青涩，到略有一点泛黄，到这两天一树的杏黄、杏红，真是好看。杏树的枝条弯垂了下来，缀满累累杏子的枝条，在那样的弧度之上，仿佛有种难以承受之重，又似乎有一种完全能够承受托举之力的生命韧性，让人无端地心生敬意，对一棵树。

夏天时，最喜欢在枫杨树的树荫下散步。通常是在午饭后，天气已经热了，阳光就在树荫之外。一个人，或是和朋友一起，在树荫下悠然地走着，不远处的阳光闪闪烁烁，蝉声在高树上摇摆，有风阵阵吹来。此时，在树荫

之下散步，好不惬意。凤凰山下的枫杨树，都是老树。有树龄三百多年的“相思树”，更多的则是树龄在四五十年 的老树。树老了，就好看了。每一棵老树，都是有故事的树。我喜欢站在树旁，看它们的主干和枝，看它们的枝和叶，也看与它相邻的那些树。有时，也会想，是哪一年的哪一阵风，吹断了它北面的一根枝条呢，这样的问题，总是很多，但老树不言，轻风不语，我只能独自猜测，多数是没有答案的，可我依然喜欢问这样问题，问那些树，也问自己。有时，我也会张开双臂去抱一棵树，想更近地去感受那棵树，就像小时候，我喜欢抱我家门前的那棵泡桐树一样。父亲对我说，等你长大了，这棵泡桐树就长大了，到时候给你娶媳妇打家具用。于是，我就经常去抱那棵泡桐树，盼着树快些长大，也盼着自己快些长大。

木心在《木心遗稿》中说，“花是我情人，树是我知己。”不知道树是不是我的知己，只知道自己喜欢跟树在一起，因为那些树，让我感受到一些有趣的东西。

嗜茶如命，做一名茶君子，不妨听一听板桥先生的行吟，“汲来江水烹新茗，买尽青山当花屏”，是为雅，为趣。